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商界現形記 第十二回 刻字匠撇頭割耳 老東翁仗義疏財

話說上文所說的那個五爺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卻是主使喬養仁，倒掉官商二百三十多萬銀子的那個陳老五。那陳老五當初他老子手裡，卻在商界上有些小名聲，有萬把銀子的家私，十幾年前已死了。這五爺卻裝出富貴公子的模樣，不屑做商界中人，偏偏自命為學界巨子。其實不過認得幾個字罷哩。於是明知舊學界上挨不進，還是新學界上去混混，便想須得出洋才能騙人。他恰好堂子裡搭了一個大姐，租了一所小房子，何奈老婆凶得不得了，吃他想出這計較來了，假說東洋留學去，豈知把鋪陳行李搬到了小房子裡去。一住三個月，足不出戶。那大姐也不要他了，他錢也用完了。便回到家裡，揚言學的是地理速成科，如今卒業了。明白的呢，心裡暗笑；不明白的，直當他是輿地大家。聽他講章起來，卻是渾渾有味。俄露斯的什麼山幾多高、英吉利的河幾多長、什麼海通到什麼地方。大家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自然沒對證。豈知他心計果然聰明，科學之中唯有地理最容易騙人。說起來橫豎在外國。決不致於有個笨人，聽他說了美利豎有座幾多圍圓、幾多高大的什麼淡苗火路山。這個笨人備了資本，跑到美國去，尋這座淡苗火路山，丈量丈量，看對也不對。聽他了土耳其有條什麼港，也決不致於有人跑到土耳其去，看看這條巷的。並且到底這山、這港，地球上也有沒有，也不得而知。於是就有許多人和他做朋友，請教他地理的學問，一會兒說捐了官了，捐的五品官，分發湖南（五品官奇稱）種種奇怪，不可盡說。年復一年，日復一日，些小家財不經他揮霍，忽又想出一條計策來。同那喬養仁本有些交情，不過往來卻多年沒有了，假意兒的要好起來，就此銀錢進出。一日弄到了喬養仁出的銀票一紙，去和一個刻字的商量，照此樣式刻起來，那刻字一看，只有兩個本印，一個是年庚，一個是養記兩字。便道：「的包管你一些不走。」五爺歡喜道：「我情願給你十塊洋錢，千萬不可走漏風聲。」那刻字的道：「刻工一個錢不要，我刻好了，放在我這裡，你不可拿去。你如若做一百兩假票，你拿五十兩銀子來給我，我便拿木印出來印一張。總而言之，做的銀子大家一半，哪怕幾百萬我也要一半，而且我卻要現銀子的。假票子用不來的，萬一弄穿了下來，豈不是害了你。」那陳老五道：「如此你忒便宜了，我擔了干係去做，你卻安安穩穩用大注兒的錢。」刻字的冷笑道：「把柄在我手裡，自然要便宜的。若不答應，我便喬養仁跟前出首去。」陳老五道：「阿也。」沒奈何，只得依了這刻字的。

陳老五原有一所房屋，抵押一千五百兩銀子，在一個姓福的福大人那裡的，過期了好幾個月，福大人催他贖去，催了三五次，只是不贖。福大人惱了，說：限你三日再不把本利送來，寫信到衙門去。把房屋拍賣了，不夠數還得吃官司哩。我們官場敢是肯吃虧一個錢的嗎？陳老五一想懊惱，把房屋押給福某人。他是道台，並且有差事的，於是慌了。連忙找那刻字連夜刻起來，寫了一張一千九百三十五兩的票子。刻字的道：「刻字容易，你須得端整九百六十七兩五錢銀子來。」陳老五道：「我因為沒錢了，所以做這事情呀！第一票生意，哪裡來現銀呢？」刻字的一想：「不錯，你有多少現錢給我，餘外寫欠據。」老五想了想道：「現錢不過幾十元是有的。」那刻字的又道：「這樣罷，你印了去，我跟著你收到銀子，大家分用就是了。」老五道：「這銀子是要福大人那裡去贖押款的，合准的數兒呢。」刻字的道：「明明你騙我，如此說來，你不是自己用的。」陳老五頓然省悟道：「我真昏了，吃福老頭子催昏了。」連忙又寫了二千兩銀子的票子。刻字的道：「橫豎不怕你溜了，你若溜了我的錢，我這裡馬上出首，那怕你溜到外國，也要兜了你回來才是。」陳老五賭神罰咒的不拔短梯，將來幾千萬家私都在這裡。（做夢）於是拿了票子一想，拿假的給福老頭子有點不敢，（做賊人心虛）去托一個有錢的朋友調了一張真的，不知那一家的銀票，豈知老大一個破綻。帳房先生一看，果然真的。但是一千九百三十五兩的數目，似乎記不起了。不知誰來打去的，於是瞧那票子的號碼是：

第 五一七三九六 號

便把那一本五的根簿翻來一看：

五一七三九六

銀 二百三十六兩二錢七分六釐

付 良記

那帳房先生一看，眼睛都定了，重又一個一個字對讀了兩遍，並無錯誤。正在納罕，又交進一張來：

第 五一七三九七 號

九八規銀二千兩正。

咦？卻是聯號，瞧那根上，卻又大差其遠了，卻是：

五一七三九七

銀 一百一十一兩一錢一分一釐

付 良記

那帳房先生直跳起來，要把來收銀人送到衙門去。跑出一看，卻是同行中彼此熟識，便把原委說明，銀子未便付得，不信拿根簿出來看。

這時際東家喬養仁也知道了，便道此事決非同同行中做的。終竟有個來源的，於是不消一會工夫，一路一路的追根追去，那一千九百三十五兩的是陳老五付來，一回兒那二千兩的也是陳老五所付。喬養仁舌頭一伸道：「咳，陳老五我同他是父輩之交，並且他又是湖南的官，東洋留學地理的學生，極有學問。我今年七十三歲了，兒子也沒有，落得做做好事。」於是三千九百三十五兩銀子，叫帳房先生照付，便叫人去請了陳老五來。陳老五還不曾得知，連忙跑來，喬養仁同了陳老五到一間密室裡說道：「老世姪，你如何做得這種事體，須知一輩子不好做人的呢？」說著把兩張票子向陳老五面上一撒道：「你看，你看。」陳老五大驚失色，強辯道：「小姪也有來源的。」養仁道：「不用強辯。銀子我已照付了，共總四千不滿的數兒。一來你老的份上；二來你也是名士。（名士？笑話、笑話，吾為名士一盡。）不過過後是不許做了。你把木印交出來銷毀了，人不知鬼不覺，依舊做你的好人。」陳老五大為感激，連連答應，連忙去找刻字的要木印。

那刻字的道：「不興。」老五道：「事體穿了，好容易說得私和，銷毀了木印便了結。限三個鐘頭的，若是不去銷毀，馬上送官究辦，可知吃不住哩。」刻字的冷笑道：「受罪有你，干我屁事。空手好來拿嗎？」（須知雕刻偽章同科呢）陳老五急了。「要多少呢？」刻字的大聲道：「二十萬現銀子。」陳老五急得哭了。後來傾其所有一切金銀首飾等項，也值四六百銀子呢。終算了結了這件事。於是感激那喬養仁不盡，情願做他的兒子。天天跑去孝敬養仁，因為一時義氣，保全了老五名聲，哪裡要這個下流東西做兒子呢？

過了幾時，養仁已死，便由子姪輩前來承受。老五又把養仁的子姪，叫做一官的拍上了，知己得親人一般。因此便有倒欠官親商二百多萬的一節。被上司訪明情由，罪魁禍首卻不是喬一官，是陳老五。所以捉了來，差人還看管著。陳家老棧弄幾個錢來使，使得夠了再解進衙門去。可知差人權柄真不小呢。所以朱潤江、金子和要老槍抽煙，三三兒說被五爺借去了，就是這緣故。

且說差人海狗唇老大調處了一回，潤江一定不肯，子和也說情願見見官，不情願私和。老大只得趁著隨大老爺不曾退堂，把朱金二人解上堂來，照例先叫原告朱潤江來問，潤江便呈上稟詞寫著

具稟職員朱潤江，本地人，年二十八歲。

為串騙銀錢，屢索不理事。竊職員曾於美洲法政學校肄業八年，卒業回來，在北省齊中丞幕辦事五年，歷保知州，分發西省當差八年，署缺二次。一官羈身，未曾回裡。旋於五年前看破紅塵（奇語。該去做和尚，不該回來。一笑）告假回籍，乃知職妻言氏

出銀九百兩，被拐棍金子和拐去開設棧房，在東興路。棧店第一旅館。職便親到東興路查看，並無第一旅館牌號。明知受騙，即尋金子和理說，拐棍金子和始則一味支吾，後來被逼不過，始顯拐騙情形，並未聞設第一旅館，所有九百銀兩，早已花用無遺。職係在官人員不欲聲張，責令還銀九百了事，詎延宕至今。已有五年之久，從未還過分文。為此情急伏求公祖大人嚴究拐棍金子和，從重治罪、以安善良、而保血本、實為德便。

沾
仁上稟

隨大令看罷稟詞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朱潤江，你今年幾歲？」潤江忙打一躬道：「職員年二十八歲。」隨大令道：「少年英俊，這點年紀已做了這麼樣的大事業。可敬，可敬。」潤江又一躬道：「後生小子樗櫟庸材，不敢當公祖謬贊。」隨大令自言自語道：「留學八年，作幕五年，八五一十三年。當差八年，已是二十一年了。回來了五六年，已是二十六、七了，光景只得一歲就出洋留學了。」便又笑道：「你幾歲出洋留學？」朱潤江打官司，打了好多回，並不曾提問過這句話。便道：「職員二十一歲出洋的。」隨大令道：「如此，你寫錯了，今年該是四十八歲哩。」潤江這一驚驚的呆了，好容易掙出一句道：「職……職……職……職員實……實……實在這幾歲。」（倒是妙語雙關）隨大令喝道：「跪下。」朱潤江只得跪了。隨大令道：「且問你假冒紳衿是何緣故？可知罪嗎？」潤江道：「知罪。」隨大令「哼」了一聲道：「可知所告也是虛的了。」潤江道：「這卻是真的。」隨大令便叫帶金子和，金子和連忙跪下。隨大令便把一雙近視眼用力看去，彷彿極美的一個。猛叫一聲道：「來！」貼身大爺金印答應道：「者者。」隨大令道：「拿眼鏡來。」金印又答應了一陣：「者者。」連忙飛奔進去。要知眼鏡拿得來否，且聽下文分解。